

取消学历等限制,职校自主引进技能教师

山东:灵活编制迎工匠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杨静)赵西岭曾经是汽修厂的技术工人,干就将近 20 年,现在他成了山东潍坊市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授汽修课程的专业教师,他是山东省推出“灵活编制”政策以来的第一批受益者。

记者了解到,近年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主力军。但是目前职业学校的发展现状是缺乏实践经验丰富的技能型师资,这一问题直接加大了培养高技术技术人才的困难。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山东省通过一项名为“灵活编制”的教师招聘制度改革,尝试把一些技术型领域的能工巧匠招进校园,给学生提供完整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这项“灵活编制”新改革,即由职业学校自主引进技能教师,政府从新增教师的编制中拿出一定的比例来解决这些技能教师的编制问题,不再安排统一考试,取消学历等限制。

目前,这一改革措施已在潍坊市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等职业学校试行。赵西岭凭

借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汽修经验,成为这一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对目前做老师这门职业很是满意。他表示:“现在的自己不但工作稳定,而且收入也不比在企业少。”

潍坊市寿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刘玉祥介绍,过去,教师进编主要看学历和文化课,这种人事制度下,考取职业学校的很多教师只重理论学习,动手能力并不强。许多职业学校的实训课只能自筹经费,请行业里有经验的人来学校兼职,然而兼职老师流动性

大,对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后续学习也有一定影响。

2015 年,山东省政府发出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政策体系的相关意见,不但要鼓励特色、优势专业发展,限制和取消落后、过剩专业,还要对学生实施“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的培养模式。这一意见的实施使职业教育对具备专业技能师资的需求加大。

刘玉祥告诉记者,把工作在生产一线有理论、有经验、有绝活的技术人才引进来,让他们发挥“鲇鱼效应”,激活整个教师队伍,全

面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能工巧匠的引入给学校专业教学带来了活力,大大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和教研能力。

与此同时,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仿佛置身于工厂的维修车间,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实用知识和技能,大大提高了学习兴趣。

记者了解到,山东今后逐步将职业学校教师的 20%改为“灵活编制”,各级财政设立专项经费,用多种渠道支持更多的能工巧匠走上讲台。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应急安全教育儿童剧《奇妙梦旅行》在北京中国儿童中心启动全国巡演的首站演出。该剧融入了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防溺水、家庭安全等方面的应急安全知识,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李冰 摄

孩子下午放学后去哪儿,成为很多上班族家长的心病。在沈阳、上海、深圳等地,社区志愿者纷纷义务帮忙。然而,资金如何解决?安全由谁保障?

“四点半课堂”能坚持多久?



□本报记者 刘旭

很多小学生下午早早就放学,可家长大都要到五六点才能下班,两个小时左右的“监管真空”,孩子们去哪儿成了许多父母的心病。近年来,“四点半课堂”在深圳、上海、沈阳等地的社区纷纷出现。不用出社区,就有人义务帮忙看管孩子、辅导作业,还能学习国学、剪纸、泥塑等,这让备受“接娃难”的双职工家长看到了希望。然而,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社区四点半课堂了解到,公益的“四点半课堂”面临着资金、场地受限,志愿者流动性大,孩子安全责任谁来承担等问题。

社区主办 义工服务

“孩子们马上就要放学了。”5月16日15点半,在大东区上园街道浅草社区的一间115平方米的社区活动室里,场地中央摆着三排桌椅,北面立着摆着书籍、小手工、跳绳、口袋的书柜,南侧柜子里摆着社会团体捐赠的玩具和健康教育书籍,窗台上摆着孩子们栽种的吊兰。71岁的“四点半课堂”创始人尹凤娟正在扫地、擦桌椅,再过一个多小时,40多个孩子就会涌到这里,“四点半课堂”要开课了。

失聪教师为残疾儿童 擎起一片蓝天

□本报记者 黄仕强

重庆市梁平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周娟18岁就扎根山区,用母爱温暖了无数留守儿童;12年前,因带病坚持上课错过治疗良机而患上不可逆耳聋,靠佩戴助听器坚守三尺讲台;8年前,担心听力残疾影响教学效果,她又放弃正常教师的职务,来到特殊教育学校任教,为残疾儿童擎起一片蓝天。

22年来,周娟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坚持以学生为本。如今,她教出的残疾孩子能逐步做到自食其力、残而不废。她自己也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今年“五一”前夕,她又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4年,18岁的周娟中专毕业后,便回到了曾经的母校重庆市梁平县明达镇中心小学,成了该校的一名语文老师。在正常的教学岗位工作多年后,周娟发现自己的听力持续下降,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曾经普通话十分标准的她,已经开始平翘舌不分。

“我再撑下去,会害了学生。”周娟尽管无比热爱这个岗位,但还是选择离开,转而坚守特殊教育。

2008年秋,梁平县特殊教育学校里,周娟脚踩一地黄叶,走进了一年级教室。但是,上课铃已经响过,教室却空无一人。

“我们的学生听不见上课铃,你得到外面叫他们。”到隔壁教室一打听,周娟才明白其中缘由。在校园里找了一圈,周娟把19个孩子“赶”进了教室。

就在周娟准备上课的时候,一个小男孩

资金、安全保障等都是难题

与火爆的需求相对应的是,大部分“四点半课堂”面临着场地、资金受限,志愿者流动性大,孩子安全责任谁来承担等问题。

冯玉兰是沈阳市一所市重点小学退休的老教师。在铁西区启工街附近的一处居民楼附近,她指着一家水暖器材超市告诉记者,这里曾是她创办的“四点半课堂”,坚持不到一年就关门了。

开办之初,冯玉兰发现经费成了首要难事。小学生的校外托管班每学年费用从2400元到6400元不等,一个20人的托管班,一学年收入大约8万元左右,支出包括场地租金、水电费、饮用水、图书、活动用具以及辅导老师的报酬,而社区“四点半课堂”是公益性的,没有收入,大部分靠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捐赠。名气大的,得到的捐赠多,相反,得到的也少。冯玉兰说,刚开始买的二手餐桌,椅子是家长带来的塑料矮凳,更别说书籍和体育用品了。

寻找场地是一波三折。冯玉兰告诉记者,孩子学习要求安静、安全的场所,由于“四点半课堂”的公益性,不向家长收取费用。因此,也没有租金,只好向社区求助。社区便借用过社区居民活动室给她。白天,居民们打牌、唱歌、运动,周一到周五4点半之后,周六周日上午,孩子来上课,有时也会出现占用时间过长,造成居民活动与孩子上课冲突的问题,后来不得不换地方,利用了一个未租出去的门市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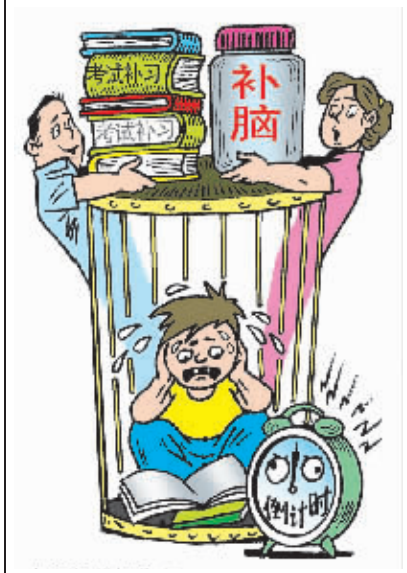


快乐减压

5月18日,在山东省博兴县第二中学,高三学生正在操场上集体做减压游戏。

当日,该校专门为应届高三学生举办了一场大型“迎高考 减压力”活动,通过组织高三考生集体做减压游戏、邀请心理专家做辅导报告等方式,缓解应考压力。 陈彬 摄

科教时评



补!补!补! 漫画 李法明

该为高考集体焦虑降降温

□沙洲

还有不到20天,高考就要到了,可宿迁市一名高三女孩听到“考”就烦躁,严重时连听到“烤红薯”的“考”的同音字都会受不了,浑身抽搐,不省人事。心理专家介绍,这是一种典型的考试焦虑症,应当调节。(5月18日《现代快报》)

在我国,没有任何一场考试能像高考这样引发全民关注与热议,也无法像高考那样触发对中国教育的反思。为了迎接它,家有考生的家庭总动员,为了孩子不惜费尽心力;学校老师绞尽脑汁鼓励士气,给考生减压;城市“全民护航”,从交警大队到地铁站、出租车司机全体动员,考生得以一路绿灯,工地停工,考场周围降噪,让考生摒神静气、安心考试。女孩听到“烤红薯”晕倒,无疑是高考这场人生大考前,很多人、甚至整个社会的焦灼集聚成灾的现实缩影。

全国近三十万个考场,八九百万考生,支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试。然而在中国

走进高考考场的远远不止数据统计的这八九百万考生,这是一场全民高考的战役。如此兴师动众,带来的是全社会的“高考焦虑”。是什么让家长、学生,甚至社会都患上“高考焦虑症”?

全民“护航”高考折射出坚硬现实:高考,依然是社会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是许多人难以绕行的独木桥。对考生以及背后的家庭来讲,尽管高考录取率逐年上升,但是相较于十几年前考上大学就算胜利,如今人们对高考的追求不仅局限于上一所大学,更要“上好学”。改革多年,教育“市场”仍然没有开放,以至于中国大学提供的优质高等教育严重缺失。数千所高校分等级、分层次,学生的选择面看似宽了,但是每一类学校的发展并不平等,社会的认可度也大相径庭。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仍然不可避免。

从社会层面讲,高考是我国受人数最多,也是影响力最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一项面向全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尽管社

会价值和文化日益多元,但是社会导向都把考上大学当成成才的重要路径,这让“高考”这个词变得特别敏感。如果不选择现行高考,没有教育部的“钦定文凭”,即使有真才实学也很难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

高考的全民焦虑症亟待对症下药。我们看到,从国家层面到教育部等部门,已然在频频出招。近几年来,高考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坚定步伐,如高考内容改革、高考加分“瘦身”、重点大学农村定向招生等一系列举措,与此同时,国家也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让考生有更多选择。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抓住高考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影响和引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高考独木桥的“独”的属性必须由全社会共同推动才能改。此外,消弭全民高考焦虑症,更重要的是实现另一个层面的公平:每个人有多种途径实现人生价值,向上流动的大门能够更加敞开。如此,高考在人们心目中才会去神圣化,高考才能从喧嚣走向平静。